



的天然优势，成为串联欧亚非大陆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

自15世纪郑和下西洋以及欧洲人的大航海，人类历史进入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中东更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要道掌控着全球贸易的命脉，而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更让这片土地成为大国必争之地。

虽然中东地区历史悠久，但“中东”这个词只有百余年的历史。

根据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哈全安所著的《中东史》，“中东”（Middle East）一词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原本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痕迹和政治色彩。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将介于所谓“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与英属印度殖民地之间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波斯湾沿岸称作“中东”，用于区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和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远东”。1900年，“中东”一词正式出现于英国的官方文件，进而为西方列强普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中东逐渐成为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谓。

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晁涛所著的《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目前学术界将“中东”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中东指亚、非、欧三洲接合部的西亚北非国家和地区（阿富汗除外），广义的中东则泛指东起阿富汗，西到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北边包括土耳其，南边涵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

中东作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文明交汇地，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它既是多元族群（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等）、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共生场，又背负着殖民时期人为划线、权力失衡的政治缺陷，注定了这片土地难以摆脱战争频仍的境地。

动荡根源：地缘博弈

根据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历史与法律教授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一书，16世纪，葡萄牙船只的突然到来对波斯湾造成了一场剧烈冲击。这场以欧洲列强远洋探索为核心的时代变革，打破了中东长期以来作为欧亚非贸易枢纽的传统格局。欧洲殖民势力在构建起现代中东国家框架的同时，也埋下了边界冲突、族群撕裂、教派对立等多重隐患，正是这些隐患成为当代中东动荡不安的结构性根源，影响至今。

奥斯曼帝国自1299年建立以来，统治中东长达600多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加入同盟国阵营，最终随着同盟国的战败而陷入绝境。

1916年，英法俄三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按照自身的势力范围划分中东领土：英国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巴勒斯坦与外约旦的控制权；法国取得了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统治权；沙俄则瓜分了东安纳托利亚与亚美尼亚地区。

这一协定与英国此前为争取阿拉伯人支持、承诺帮助其建立独立国家的《侯赛因-麦克马洪信件》形成了直接冲突，为阿拉伯世界的信任危机与后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种子。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的《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一书，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帝国为了绕开《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约束，同时避免美国加入对中东地区的瓜分和权力博弈，而给阿拉伯群体许下了不打算兑现的承诺。英国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暂时取得了与法国博弈中的优胜地位。但英国后来并没有诚信兑现对犹太人的承诺，导致了后来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深层次矛盾。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英法两个大国激烈博弈所产生的对冲作用，所以才使得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